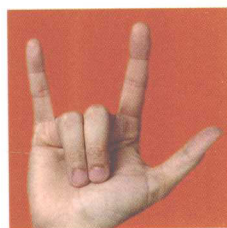


GESTURES

THEIR ORIGINS AND DISTRIBU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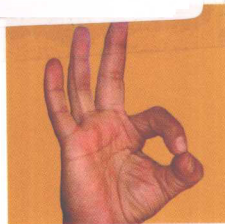
手势



活生生的视觉语言



[英] 德斯蒙德·莫里斯
彼得·科列特



文匯出版社





THEIR ORIGINS AND DISTRIBUTION

手勢

彼得·马什
玛丽·奥肖内西 著
陈今夫译

文匯出版社
WEN WEI PUBLISH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手势 / (英) 莫里斯(Morris, D.)著;陈今夫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0.4

ISBN 978-7-80741-835-1

I. 手… II. ①莫… ②陈… III. 身势语—研究 IV.
H0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5329 号

图字: 09-2009-370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WENHUI PRESS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Desmond Morris, Peter
Collett, Peter Marsh, and Marie O'Shaughnessy 1979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Jonathan Cape Ltd 1979

手势

作 者 / [英] 德斯蒙德·莫里斯等
译 者 / 陈今夫

责任编辑 / 张 涛
封面装帧 / 陆震伟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200 千
印 张 / 9.75
印 数 / 1-5 000

ISBN 978-7-80741-835-1
定 价: 25.00 元



本书作者（左起）：

彼得·马什、玛丽·奥肖内西、德斯蒙德·莫里斯、彼得·科列特

序

手势的重要性一直大大地为人们所低估。研究语言学的人到处都有，分析语言被公认为是一门科学，但专门研究手势的人却像珍禽异兽一样难以寻觅——这不是说他们已濒临绝迹，恰恰相反，他们几乎还没有开始进化。

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是，手势一直被错误地认为是一种次等的、微不足道的交往形式。由于语言在人们的交往形式中雄踞宝座，其他所有的接触方式便被看作是低级的和原始的。然而，社会交往除了交谈之外，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交谈者做出的身体动作和脸部表情。可以说，当人们进行活生生的感情交流时，手势的重要性甚至会超过语言本身。语言固然可以用来说明事实和

表达思想,但若没有手势,人们的社会生活就会变得像机械一样冷漠而死板。

既然如此,为什么手势研究又会远远落后于语言研究呢?不利于手势研究的第二个原因说来有点古怪,而且很难说清楚。情形仿佛是,手势就其本身性质而言就不容易用语言加以表述。手势和语言是格格不入的两种东西。仔细想想,这也不足为怪。手势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非语言的沟通渠道,现在又要用语言来表述它,当然会遇到特殊的问题。这一问题是每个艺术评论家所深知的。要用语言来说明伦勃朗的一幅名画的视觉形象可说是一件难而又难的事情;同样,要想说清楚某一转眼即逝的手势的精确含义,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不过,办法还是有的。我们既然可以通过调查艺术运动的分布情况以及发展历史来加深对某些艺术杰作的理解,对手势当然也可以这样做。我们可以仔细地考察某些所谓“小动作”的地理背景以及历史背景。通过这样的考察,便可以大大地了解那些平时被我们视为当然而从不加以思考的动作。

我们每个人每天从早到晚都要成百次地使用示意动作。这些示意动作中的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有时是个人的,有时是文化的,有时则更为深一层的,是属动物性的。调查这些动作在地理上的分布情况以及追溯它们的原始含义,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到,这些动作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人类行为模式。有系统地进行这项研究不仅能开拓全新的知识领域,同时也像其他任何人文科学领域一样引人入胜。

这就是我们在本书中所要做的。由于这是一项全新的研究,势必会带有某种初创的、基础的性质。我们充分意识到这里

的局限性。但不管怎么说,这至少是一个开端,而且为全面研究人类手势开辟了最初的途径。要批评本书的缺陷是很容易的。不过,我们希望,它所奠定的基础以及它为未来的研究所提供的可能性,能为大家所接受。

德斯蒙德·莫里斯

彼得·科列特

彼得·马希

玛丽·奥肖尼锡

1979 年于牛津

导 言

认真地勾画出手势在地理上的分布情况,这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人人都知道手势是随文化的不同而不同的,但这种区域性差异的具体性质究竟如何,过去没有人通过客观的实地考察进行过分析。

过去确定某一手势的地方性质,仅限于把它称之为“法国的”或者“意大利的”,而没有努力去发现这一手势究竟普遍或者罕见到什么程度,是否仅仅局限于某一国家的某一地区,或者是否跨越了好几个国家的疆界。结果是,我们虽然有了一些有关地方性手势的一般性指南,但没有精确绘制的手势分布图。

毫无疑问,对人类的全部手势进行全球性的

考察是一项极其有意义的工作,但作为一个开端,我们只能选择一些主要的地区,这些地区相互毗邻,但使用的语言是不同的。同时,我们也只能选择一些据我们所知在这些地区是重要的手势。我们选择的地区是西欧、南欧和地中海一带。根据我们早先对这一地区的研究,我们选择了 20 种主要的手势。然后,考察队便进入实地考察,在尽可能多的地方就这些手势的地方性使用方式以及含义对大量的人进行调查。

实地考察开始于 1975 年年初,一直进行到 1977 年年底为止。在这 3 年中,我们考察了 25 个国家的 40 个地区,涉及 15 种不同的语言,同时我们还得到了 29 个助理人员和翻译人员的协助。我们在几乎整个欧洲大陆上详细地采访了 1 200 个人。据我们所知,过去还没有任何人进行过这种规模的有关手势的实地考察。

除了在各地进行有统一标准的采访,我们还对手势进行直接的实地观察,而且尽可能在每个地方都拍下照片以及录像。尽管如此,我们的信息来源主要还是标准化的、有系统的大量采访。从采访中得到的回答,是本书所提供的大量信息的基础。采访是这样进行的:

在每个地方的公共场所,如街道、广场、公园、酒吧、码头或者餐馆等地方,任意选择 30 个成年男子作为采访对象。先让他们看一张印有 20 种主要手势图像的纸,然后逐一回答。如果他们对其中的某一手势有疑问,采访人员便会把这一手势做给他们看,为他们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对每一种手势,首先问采访对象的问题是:在当地是不是使用这一手势?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有些接受采访的人(如在

英国对一个民航驾驶员的采访所表明)由于经常在国外旅行,或者是在电影或电视里看到过,所以知道某些手势,但实际上这些手势在当地并不使用。如果接受采访的人对这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接下去便问他,这一手势对他来说表示什么意思。他在回答问题时,采访人员就把他的话录下来。采访人员以两人一个小组进行工作,其中一个直接和采访对象进行交谈的翻译,另一个人主要是负责把翻译过来的话记录到一张统一的卡片上。

此外,还会问到的问题是某些手势在当地的变化形式以及普遍程度。每次采访结束时,还要记下采访对象的大概年龄以及(有可能的话)他的职业。最后还要问两个和招手及挥手有关的问题:“请您给我们做一做您要某人到您跟前来时的招手动作。”“请您想象某人要离开您,您是怎样和他挥手告别的?”采访对象做完这两个动作后,他的具体方式也要记录在采访表上。

每次采访大约 40 分钟。有时,某个接受采访的人特别愿意合作,我们就进一步问他一些有关其他地方手势的情况,从而得到更多的背景材料。

我们之所以仅限于采访成年男子,是因为我们知道,在有些地方,女子是不太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尤其是问到有些带有“禁忌”意味的侮辱性手势的时候。此外,年纪太大或者太年轻的人,我们一般也避免采访。理想的采访对象是收入中等偏下的中年男子,因为他们在某些公共场所比较能放松而且也稍有一点空闲时间。一般说来,我们所采访的人都相当肯合作而且有耐心,回答问题也很认真。至于受过良好教育而属知识阶层的男子,我们避免采访他们。道理很简单,我们担心他们很可能经

常在国外旅行而对外国的手势比对当地的手势还熟悉。这样的话,就存在着一种危险:他们若想卖弄一下自己的知识,我们得到的信息就会被扭曲,不再是真实的、当地的手势使用情况。

我们担心会使我们出差错的唯一原因,就是有些接受采访的人过于热心。有些男子觉得自己有义务尽可能多地回答问题。我们强调说,我们并不指望任何人了解所有的手势,我们也不是在进行知识测验,何况,有许多手势确实只有在欧洲的某些地方才使用。对此,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所以,要是他们不了解某种手势,他们都很乐意承认自己不知道。但是,尽管如此,有些人还是不愿意显得无知而宁愿编造一些有关手势的含义。这种情况出现时几乎每次都很明显,通常是因为回答问题时犹豫犹豫。但是,一旦作出了回答,我们就得接受并把它录下来,以免给人以我们主观上有选择偏向的印象。值得庆幸的是,这种情况最后给调查结果带来的影响并不像我们原先担心的那么大,原因是那些过于热心的人“胡乱猜测”总不那么周全,而是零零星星的,所以并不能构成一种因素而影响到大多数人的诚实回答。每调查一种手势,接受采访的1200个人中间有胡乱猜测倾向的人大约不会超过20到30个,加上他们的胡乱猜测几乎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对我们最后的统计影响不大,并没有严重干扰调查结果的准确性。

在选择40个地区时,我们既需要有一定的广泛性,同时又希望能对某些国家的特殊情况加以调查,所以不得不在这两者之间加以平衡。我们撒开了一张网,从北面的挪威和瑞典一直到南面的突尼斯和加那利群岛,从西面的爱尔兰和葡萄牙一直到东面的希腊和土耳其。不过,我们同时还考虑到对许多主要

语言区还应增加比重——英语区 5 个点,法语区 5 个点,西班牙语区 4 个点,德语区和希腊语区各为 3 个点,意大利语区则多达 10 个点。意大利受到特别关注是因为它包括两个分开的大岛——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同时也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到,意大利北部与南部之间在手势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地理上讲,我们调查中的冷僻点是加那利群岛。将它也包括在内,是因为虽然这个群岛位于大西洋上,邻近非洲西海岸,但其文化却是属于欧洲的,岛上的居民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法律上都自认为是西班牙的一部分。尽管这个群岛离西班牙大约 500 公里而离非洲西海岸还不到 80 公里,但岛上的加那利人并不把西班牙看作是“西班牙”,而仅仅把它看作是“大陆”或者“半岛”,是和他们构成一个整体的。对这样一种文化上与民族中心相近而地理上又远离其民族中心的岛国居民加以调查,可以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要是有可能把研究工作铺得更开的话,把北非的其他一些国家、中东以及整个东欧都包括在内也是很有价值的。我们相信这样的研究肯定会有收获,而且希望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这一研究会实际进行。不过,研究工作若涉及到其他大陆诸国,我们选择的 20 种主要手势就不再适用了。因为这 20 种手势是以欧洲作为背景,并按其重要性加以选择的,而若调查的是其他大陆的话,就必须修改我们所列出的这 20 种手势的名单以适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当然,说到底,研究的目的是勾画出全部人类手势在世界各国的分布情况,是编纂一部人类手势的百科全书。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某种目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的专门研究手势的机构。在此之前,我们不得不

接受的现实是，虽然语言学家为数众多，他们有权威性的词典可供使用，但研究手势的人却一无所有——没有任何现存的材料可供他们参考。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问题：如何选择作为调查基础的 20 种手势。要作出这样的选择并非易事。很显然的，有数百种手势可供选择，如何筛选是非常棘手的。要解释我们的做法，我们必须把手势的两种基本类型区分开来。这两种基本类型，一类称之为“说明性手势”，另一类称之为“象征性手势”。说明性手势是说话的时候做出的，即一边说一边做手势，其作用是辅助说明所说的话。象征性手势则是替代语言的动作，可以作为言词的替代物而起作用。举两个例子：某人一边激动地说着话一边有力地摆动着手臂，好像在为自己说出话打拍子，同时也为了强调自己提出的观点。这些说明性手势并不是有意识地或者有目的地做出的，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不可指称的，所以很难记忆。问刚才那个一边说话一边起劲地摆动手臂的人，他的双手刚才做了些什么动作，他是说不出来的。他只会记得自己的双手曾不断地摆动过，至于动作的形态以及手的样子究竟如何，他是根本没办法说清楚的。第二个例子就显然不同，因为这里出现的是象征性手势：两个年轻人看见一个女人穿过马路，其中一个转身朝另一个眨眨眼，后者迅速地摇摇手作为回答，好像自己的手指被什么东西烫着了似的。他们之间一句话也没说。这里，手势代替了语言，而且，如果你问那个年轻人，他的手刚才做过什么动作，他不仅清楚地记得，而且还能很准确地说出那是个什么动作。

象征性手势从本质上说就是象征。当然还有其他种类的手

势,如模仿性手势,是用手模拟某些事物(如用手在空中勾画出山的形状、上下摆动手臂模拟下雨,等等)。不过,在此我们并不想对手势进行完整的分类,因为根据目前的计划,我们集中研究的是象征性手势。这样做是因为,象征性手势具有最使人感兴趣的历史而且具有最明确的区域性特征。任何人渴了都能模拟出喝水的动作,这样的动作在世界各地也几乎人人都能理解。但是,象征性手势却都是抽象的,需要了解当地的文化习惯才能理解,而这一点,对于绘制手势分布图来说是特别有用的。举个例子将有助于说明这一情况。为了不扰乱后面的讨论,我们选择一个不包括在我们目前的研究计划内的手势——叩太阳穴——作为例子。

如果某人用食指叩叩自己的太阳穴,既可能表示“愚蠢”,也可能表示“聪明”——两种意思正好相反,但两种意思都和这一特殊的手势有联系。这不是模拟。用手的一个简单动作代表某一抽象事物——愚蠢或者聪明——这是象征。在完全不存在这种特殊象征习惯的文化区域内,这一手势很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它需要对等的象征性理解才能被人接受,而这样的理解只能产生于地方文化习惯。如果这一手势特别有用,它很快就會在最初产生的地方传播开来,然后又會侵入新的区域,跨过几个语言区而最后成为国际性的常用手势。如果这一手势不太有用,它就传播不了而始终局限在最初产生它的某一小小的文化区域内,也许仅仅局限于某个城市。手势的传播有赖于多种因素,我们所做的调查就旨在于发现这些因素。再以叩太阳穴为例,我们便能列出如下概要说明与这一手势相关的各种情况的图表:

基本形式	一手的食指指尖轻叩太阳穴	
特 征	手—脑“接触”	
象 征	坏脑袋	好脑袋
一般含义	愚 蠢	聪 明
特殊含义	1. 他很笨 2. 白痴！ 3. 真是个傻瓜！等等	1. 他很机敏 2. 高明！ 3. 非常巧妙！等等

在实地考察中，当我们向采访对象显示某一象征性手势时，作为回答，他提供给我们的是该手势的某一种特殊含义。我们最后把数百个答案汇集到一起，很快就明白了这些答案很容易归成几大类。这就是手势的一般含义，根据一般含义我们便能编排和绘制出矩形图。

把特殊含义归纳成一般含义几乎没有什么困难。譬如，就我们上面举出的这个例子而言，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像“高明！”这个词的讽刺用法，若这样的话，就应该把它归入另一类。我们总是很仔细地查验是否会有这类讽刺用法，以免在归类时出差错。另一种可能出现的差错，譬如某一手势的一般含义是“当心！”——这可能是善意的警告，也可能是带有敌意的威胁。我们很快就知道，要避免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就必须对这一类答案进行反复推敲。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在采访时当场就要求采访对象说清楚，他使用该手势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对手势的一般含义加以分类时必须做得比较宽松，因为有许多手势从性质上来说具有一连串相互关联的含义。譬如，某一手势可能具有从“好吃”到“漂亮”这样一

系列含义。接受来访的人,有的想到美食,于是就用了一个与吃有关的赞词作为对该手势的解释;有的则想到美女,于是便选择与女性有关的赞词作为解释。把所有这些含义——如鲜美、了不起、很好、华丽等等——汇集到一起,一眼便能看出它们都具有同样的性质——称赞,于是我们便把称赞定为该手势的一般含义。不过,我们仍需要作最后的查证。如果所有与“味道好”有关的赞词都出自一个地区,而所有与“外貌美”有关的赞词又都出自另一地区,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主要含义下面分出两个次要含义,并在分布图上分别标明,从而说明该手势在使用时的细小但却明显的变化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后面提到的有些一般含义较之于其他一般含义更为泛指的原因。对基本含义进行分类的重点是要尽可能明确地显示出地区性差异,这是我们始终坚持的指导原则。

决定以 20 种重要的象征性手势作为我们的主要研究对象之后,还需要从各种各样的变化形式中把它们挑选出来。根据早先在牛津大学对来自欧洲和地中海不同地区的人所进行的一些采访,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些手势,即它们都具有下面两个基本特点:

1. 仅仅根据外部形式很难对它们作出解释。此外,我们相信,这样的手势除非是真正在当地使用的,否则的话,接受采访的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2. 它们中的每一种都是在我们将要进行实地考察的地区内的某个地方是广为人知的,而在其他地方则相对来说不太为人所知。

除了上述两点,我们还尽量考虑到含义种类的广泛性——

有些是侮辱人的手势,有些是赞誉人的手势;有些是威胁性的,有些则是保护性的或者友好的。我们还考虑到,至少有些手势在我们考察的主要地区内是普遍使用的,这样才能避免因接受采访的人经常出国旅行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调查的准确性。

虽然结果表明我们最初的选择是富有成效的,但我们仍然怀疑当初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尽管这不过是事后的高见。我们感到不足的是,没有向采访对象提出更多的问题。不过,要是采访时间再拖长的话,很可能采访对象会失去耐心而感到厌烦。

我们对 20 种重要手势的调查结果将按这样的程序加以介绍:对每一种手势,我们首先让读者看到的是该手势的图像(在调查中我们给采访对象看的就是这种图像),图像旁边概要地列出了我们发现的几种主要含义,每一种含义旁边都标有采访人数,即在我们采访的 1 200 个人中间有这么多人是这样解释该手势的。其后是对该手势外部特征的一段概述;接着是讨论该手势的起源以及我们所知的历史情况。最后,我们将介绍该手势在我们所考察的地区的分布情况。

在实地考察中我们形成了某些有关手势的概念,这些概念将作为本书的结束语介绍给诸位。由于我们不想一开始就提出这些一般概念,我们觉得在这次调查中发现的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应该是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始终牢记在心的。这些问题是:

1. 许多手势有好几种主要含义。虽然对某些手势我们已预料到会有这种情况,但没想到这种情况竟会如此普遍。这种“多含义手势”现象是对不同的象征趋向所作的多次地方性选择